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韓愈資料彙編

四

中華書局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韓愈資料彙編

四

吳文治編

愛新覺羅弘曆

▲原毀 ▲語曰：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。」▲記曰：「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，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。是故聖人之制行也，不制以己，使民有所勸勉愧恥，以行其言。」昌黎作▲原毀，其言古之君子者，蓋本諸此也。宋范忠宣謂：「以責人之心責己，以恕己之心恕人。」張橫渠又謂：「以愛己之心愛人，則盡仁；以責人之心責己，則盡道。」則又出於昌黎，而鼻祖於▲禮記▲孔子之語；反是，則昌黎所爲今之君子者矣。既窮其情狀，又抉其本原，如大禹鑄鼎，使民知神奸，其於天下後世所以詔告而警戒者深矣。顧於古之君子之所以爲是者，未暇究論其本原也。夫爲是者，又復有本有原，聖人無己，靡所不已，是故制行不制以己。古君子之以舜、周公自責者，豈蘄己之名與舜、周公埒哉！其於人則曰：「能有是，是亦足者」，豈絕人以舜、周公，而蘄己之高出一世哉！凡以謂爲天下國家而不至於舜、周公，則理不可得而至也。天下國家不可以獨理，而必期於舜、周公其人然後與共理，則將曠世無一人而不可得而待故也。且也寸落尺澤與渤海之水無差，部婁蟻封與泰華之土奚別，積水成海，積土成嶽，一人之小仁小義，小材小藝，足以治一事，理一邑，迨其衆也萬事治，天下理，則舜、周公之仁義材藝固無以加。斯正舜、周公之所以爲舜、周公也。於戲！由乎無己者，天下萬世靡所不已，而又奚毀焉！由乎私己者，天下萬世皆與己爲敵爲對，莫不可毀，而天下萬世之毀乃並集於己矣，人欲尊己者，其何所從也？（▲唐宋文醇評語卷一 昌黎韓愈文）

《對禹問》堯、舜創也，禹因也。刪《書》斷自唐、虞，《帝王世紀》等書雖不足信，然使堯以前皆傳賢，則堯授舜，舜授禹，乃大經通義，又何爲創見而誇美？足知堯以前猶傳子，而禹亦猶行古之道也。禹亦猶行古之道，則萬章曷問？曰：周衰，處士橫議，如伊尹割烹，孔子主癰疽，寺人瘠環，齊東之語亦多矣，此亦其類也。且《堯典》放齊有子朱啓明之請，《益稷謨》大禹有丹朱殄世之戒。若非堯以前亦傳子，斯曷以稱焉？然使孟子舉是說以折之，則人必謂傳天下必堯、舜乃爲，至是禹變其道以從古爲非，無乃仍無解於德衰之惑歟？且順天從民之義亦不著也。觀昌黎之說，實能補孟子之所未言。雖然，民者天之心也，慮民之深而得民之心，卽爲得天之心，原其本而推其極致，則亦仍無越乎孟子「天與賢則與賢」、「與子則與子」之義歟！（同上）

《雜說二》「憂其所可恃，懼其所可矜，善醫善計者，謂之天扶與之」四句，或以上二句讀斷，而以「善醫善計者，謂之天扶與之」二句連讀；或以「善醫善計者謂之」爲句，而以「天扶與之」別爲一句，承上起下。兩者俱若未合，當以「善醫善計者」作足上二句之辭。蓋善醫善計者，必憂其所可恃，懼其所可矜也，特倒文耳。其曰「謂之天扶與之者」何？《記》曰：「人者，天地之心也。」操則存，心存則人存；捨則亡，心亡則人亡。天人之際，呼則同呼，吸則同吸，謂之呼吸相通者猶遠也。使恃其所可恃，矜其所可矜，則方寸之中，驕泰之氣積焉。維清於穆之所不居，是語所謂以惡實心而棄其精傳，所謂「天奪之鑒，而益其疾」也，惟能憂能懼者，天之明命不離於顧諟之間，自必「自天祐之，吉無不利」，故曰謂之「天扶」。與之言，知憂知懼，若此者卽是天扶與之也。猶恐未明，故又申之曰：「視履考祥，

善醫善計者爲之。」夫憂其所可恃，懼其所可矜，固「視履考祥」之實際矣。韓子可謂明於《易》，而達於治天下之要者歟？（同上）

《雜說三》述孟子幾希之旨，開濂、洛、關、閩之先。（同上）

《雜說四》皋陶舉治天下二大端，曰在知人，在安民；知人居其先焉。一部《論語》以知人終，先聖先師之明訓如此。誠能知人，將治天下如運之掌矣。雖然人固不易知，知人固不易，三復斯文，慄然冰淵，怒如調飢。（同上）

《讀儀禮》夏以忠，殷以質，周以文。說者謂忠敝而救以質，質敝而救以文，是未達而強爲解者也。忠者，衷也；衷實有之，必形於外，忠不能不爲質也。質者，幹也；幹既茂盛，必灼其華，質不能不爲文也。譬如幼而長，長而壯，其可曰幼稚而救以長，長敝而救以壯哉！文王曰：「盟而不薦，有孚顒若。」洵乎，文之必尚乎忠也。周公曰：「白賁無咎。」孔子曰：「致飾然後亨，則盡矣。故受之以剝。」洵乎，文之必本乎質也。周衰，詐僞萌生，忠質盡喪，徒存其文。夫徒存其文，則文非其文也。況乎世遠言湮，時移世變，傳經者訛易於煨燼之餘，傳容者沿襲於時師之謬，始則皮之不存，而毛無所附，繼則虎豹之毛，化爲犬羊之毛，而所爲文非其文者，亦素而不可考哉。此韓愈所以《讀儀禮》而謂「今無所用」，顧猶有愛於聖人之制度者也。欲本三代之遺意，以爲天下國家，必衷之於忠，以求天理、民彝之自然，期忠得而漸具其質，或庶幾焉。不此之務，而徒從事於文，不知文固非其文也。此新室、荆舒之用《周禮》，所以亡漢而亂宋也。（同上）

《讀墨子》 朱子謂學者必知孟子歸斯受之之意，然後識公讀墨之旨；伊川程子則謂孔、墨相用之說，爲甚不可。蓋韓愈之意，憫後世經生家各務售其師之說，而不求諸心，不衷於理，距楊墨於門牆之外，而爲楊墨於門牆之中。外猶恃其中之存，中則無復外之迹，其爲害也更有甚焉。是以著說以矯之，豈果賢墨而與孟子相刺謬哉？況夫墨爲孔用，則其墨亦孔；孔爲墨用，則是孔非墨。孔子爲魯司寇，魯諸臣自三家以下，安得盡易其位而後爲治耶？魯之諸臣尚猶可用，而有不墨子者哉！《尚同》、《兼愛》、《尚賢》、《明鬼》，皆本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著墨家者流之所長。（同上）

《獲麟解》 李翱書此文贈陸慘云：「韓愈非茲世之文，古之文也。其詞旨意適，則孟軻既沒，亦未見有過於此者。」（同上）

《師說》 聖祖御評：提一「道」字爲主，識解最高，而用筆尤極其古峭。（同上）

《知名箴》 自訟之深，悔過之深，其精神肆溢楮墨間，猶若見其饋不食而寢不寐也。《詩》云：「溫溫恭人，如集於木。惴惴小心，如臨於谷。」《小宛》詩人如此，則其時可知。觀韓愈《五箴》，而德宗之世亦可知矣。雖然《悔箴》言之，「行也無邪，言也無頗，死而不死，汝悔而何」，則又坦坦蕩蕩，而非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也。君子之心本如是歟？（同上卷二）

編者按：《悔箴》即《五箴》之三《行箴》。

《伯夷頌》 王安石謂：伯夷、叔齊扣馬而諫，採薇而食，餓死首陽之事皆無有者。據《孟子》以駁《史記》，亦具有見。朱子云：「荆公之論與此頌相反，學者審之。」朱子之言或爲引而不發，或爲疑事毋質，

皆未可知。顧嘗論之：聖人，人倫之至也，而武周、夷齊相反若是，然後知天下之理無終窮，各行其至是而無非者耳。至是而無非者，君子以同而異其同者，根於天性，止乎忠孝，窮天地互萬世而不變者也。其異者，時也，位也，如百越適京師則北行，三韓適京師則南行，始終相反，而其至則一也。惟其同者，窮天地互萬世而不變，故其爲異，可以窮天地互萬世而不顧。（同上）

《後漢三賢贊》 後漢三賢皆不爲時用，著書垂後。故本書三人者同傳，與愈所爲欲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，誅姦諛於既死，發潛德之幽光者其志同。而愈爲仕未達，其行事亦駸駸相似，故贊之以明己意也。若夫不滿百言之間，而敘事略無遺者，又其文章餘事。且唯別有意在言外，故括其平生於數十字之內而韻之。若果爲三賢史贊，則當別標立傳之本意，不徒促縮其詞，將傳文覆舉一過而已也。是亦文體之宜考者。（同上）

《鄆州谿堂詩》 朱子《考異》載：「長安薛氏家藏皇甫湜與昌黎手帖，推重此文特至。」又案鄆州石本：「凡公四封，既富以彊。謂公吾父，執違公令。可以帥征，不寧守邦。」朱子曰：「《平淮西碑》云『屢興師征』，作『師』爲是。石本或誤，未可知也。」今案：「帥」、「率」同義。如《大學》「帥天下」之類。故將帥之「帥」，亦可作「率」。「可以帥征」，言可以帥之而征不庭也。與《平淮西碑》「屢興師征」不同，應從石本。（同上）

《爭臣論》 案：歐陽修曰：「退之譏陽城不能極諫，城卒以諫顯。人皆謂城之不諫，蓋有待而然，退之不識而妄議。修獨以爲不然。當退之作論時，城爲諫議已五年，後二年，始廷論陸贄及沮延齡作相欲裂其麻，才兩事耳。當德宗時，可謂多事，付受失宜，叛將強臣，羅列天下；又多猜忌，信任小人。於此

之時，豈無一事可言，而需七年耶？當時豈無急於延齡、陸贄兩事者，而爲諫官七年，適遇其事，一諫而罷，以塞其責。向使止五年而遂遷司業，是終無一言而去也，何所取哉？「修之爲此言，以警當時突梯脂韋，自託於陽城待事後諫之徒也。然所以警城者，得毋未察其心歟？夫君子之事君，忍翼其君之有大過，舉以成我敢諫之名哉！使城五年遷官而終無一言以去，豈其以敢諫之名未成，而有所不樂於心耶！好名之人，能讓千乘之國，苟非其人，簞食豆羹見於色。使城以諫爲名，則五年之間可以爲名者亦多矣。而五年之後，亦必不能爲是二事，炳烺烺，照耀千古，城之不可揜如是也。德宗之朝，洵多故矣；叛臣強將，洵羅列天下矣；其措置付託，洵失宜矣。然其時勢，猶如痼疾，然攻之不可，達之不及，去其疾則命亦隨之。故轉以病爲命而貞，疾恆不死。非有大聖大賢爲之君與相，別造有唐之命，徒區區補苴罅漏於溫涼燥濕之間，此節愈，則彼節病，無益也。城誠自度無伊尹、周公之才，而亦度德宗非武丁、祖甲之君。五年不言，城蓋自知其言不能損其疾，使邇有喜，而又不忍去其君以自高。初不計天下後世謂其無敢諫之名，而姑爲曉曉以塞其責也。至於納延齡之譖逐陸贄，且以延齡爲相，則誠所謂樂其所以亡者，城得不被髮纓冠而救之，垂涕泣而道之。德宗失國，陸贄規畫密勿，言中乎經，動中乎宜，激天下忠臣義士之心，沮天下亂臣賊子之氣，安九廟於既傾，引千鈞以一髮。乃瘡痍猶痛，詔墨未乾，先自壞其心膂股肱，使亂臣賊子笑之齒冷，義士忠臣痛之心傷，大事去矣。德宗之時，土地甲兵半爲叛臣強將之所有，延齡又將爲敲骨取髓之謀，使已叛者不返，未叛者胥叛。夫言利之臣之喪人家國也，雖貞觀之治，一相延齡，其爲貞元不難，況貞元之時，其爲昭僖易如反掌耳。

城爲諫議七年，德宗失政雖多，安有更急於此二事者？修乃曰：「豈無之」，誠未論其世也。德宗雖終逐陸贄，而國日益不振，然延齡亦卒不相。叛臣強將知朝廷之猶有人，士志民心知天理之不可滅。唐之不亡於德宗之手，孰謂非城之力哉？迨順宗初年，城已死，愈爲《實錄》，其中特立傳者三人：陸贄、陽城、張萬福，詳書其諫德宗事。是愈於其時，已曉然有以知城之心，後人又何必伸愈而絀城哉！若林少穎又曰：「退之譏陽城固善矣，及退之爲史官不敢褒貶，而柳子厚作書以責之。子厚之責退之，亦猶退之之責陽城。目見泰山，不見眉睫，其是之謂乎！」以此絀陽城並絀韓愈，則更爲好議論之過也。《記》有之：「人藏其心，不可測度也。」是故，泥迹而求，未有不失。夫明見其迹，猶或以不知其心而爲大謬，況所聞異辭，所傳聞又異辭，且不得見其迹，而欲斷其心，以爲天下萬世之褒誅，是唯孔子之聖，乃能知微知彰，而不爽累黍耳。退之之不敢以孔子自任而不爲史也，亦猶陽城之不敢以伊、周自任而不妄諫也，可輕議之哉！柳子厚之學，不可與退之絜也明矣，而退之作《爭臣論》時，猶未若作史官時之時達也。雖然退之責諫臣，子厚責史官，砥礪臣節，而羞素餐之徒，豈非直諫多聞，古之益友哉！尚友古人者，須當三復其言，不必索瑕求癥，好爲虐古之論也。（同上）

《張中丞傳後敘》 聖祖御評：敘致曲折如畫，真得龍門神髓，非徒形似也。（同上）

《愛直贈李君房別》 子路去魯與顏子別，顏子曰：「何以處我？」子路曰：「何以贈我？」贈別以言，舊矣，題曰「愛直」，所以明立言之大者也。紆徐委折，以扶友於直，善辭哉！（同上）

《圻者王承福傳》 史有二：記事，記言。《左傳》，記事也；《國語》，記言也。《韓集》私傳二：《何蕃傳》，記

事也，《王承福傳》，記言也。其言有足警鄙夫之事君，明天之不假易，而民生之不可以媮，則不可以無傳也。然則，國史之所不得載，則義得私立傳也。（同上）

《太學生何蕃傳》首句至「茲非其勇歟」，傳也；「惜乎」至末，贊也。贊語最得先聖先賢修道立教之深意。蓋禮樂刑政，四達而不悖者，聖賢在上位，居高建瓴，順風而呼，用能錫庶民於汝極，其義顯而易見也。若夫人孝出悌，守先而待後者，聖賢在下位，如天地網緼，萬物化醇，有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，其義隱而難知也。積者多，施者不遐，位下者如是。雖然其顯者然，其隱者不皆然也。積之誠多，則忠孝之耿光昭昭然，揭日月以行，其感人之深，淪肌浹髓。正如天將雨水，氣上不期然而然，莫之致而至，其施之遐，有非耳目心思之所及計者，豈系位之高與卑哉？君子之道費而隱，其斯之謂歟！雖然，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，則所謂「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」也，爰於卒章告萬世以立言之意焉！或乃謂冀斯文之行，而蕃或得一用於世，亦淺之乎讀斯傳矣。（同上）

《答尉遲生書》文之爲文也，以其體言之，在《易》爲離：「日月麗乎天，百穀草木麗乎土。」天地之文也。「重明以麗乎正，乃化成天下。」人之文也。正也者，善也；善也者，含於人心之明，而麗於萬物之文者也。以其用言之，在《易》爲賁，宜人心之明，而著萬物之文，非文無以爲也。縱之橫之，不知其幾千萬里也；上之下之，不知其幾千萬里也。言語不通，嗜欲不同，同其文則五方可一家焉，萬年可一念焉，賁之功也。雖然賁無飾也，賁之六爻，「賁趾」「賁須」，皆言自然而不可強也。「皤如」「濡如」「淺淺」「白賁」，皆言賁乎其質，而非賁乎其賁也。「致飾然後亨，則盡矣」，孔子所戒也。昌黎未嘗言

《易》，而深得乎《易》之義。其云「實之美惡，其發也不揜」，可謂探本窮源矣。誠慎乎其實，及其至也，卽仲尼所得統於文、武、周公而「文在茲」之文也，其未至者，雖曰有洌汎泉不可語海，然與斷港絕潢固不同也。（同上卷三）

▲上宰相書 唐時，士子不恥自薦，斯文固是昌黎少作。然說詩義極湛深，其道先王興賢育才之意甚明切。宰相而能如是，可爲舉職矣。傳所爲其自爲謀也則過矣，其爲人謀則忠，故不與他書並刪焉。（同上）

▲與李翱書 時昌黎在張僕射建封幕中，翱以書勸其棄之走京師。昌黎復書云云，道其愁苦無聊，不得已細就之之故也。錄此，與後▲上張僕射書並讀，知昌黎雖「困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爲」，至於如此，而曾不以纖毫非義屈，益以見其平日所云「實之美惡，其發不揜」者，誠篤論也。至謂顏子有「簞食瓢飲」，得以不死，其樂也易，今無「簞食瓢飲」將餓死，其樂也難，則出於一時困苦之懷，其言不可爲典要。不特顏子之樂固在生死之外，且顏子屢空並簞食瓢飲而無之日，又安見其未經也？且昌黎雖自謂舍此而去，則無簞食瓢飲而餓死，而張建封令其晨入夜歸，有楚王不設醴之意，卽直以書抵，其視去此而餓死，何嘗有一毫顧籍心哉！讀者當師其意，勿師其辭，匪特不得以昌黎言疑顏子，亦不得以昌黎言疑昌黎也。（同上）

▲與崔羣書 此篇、▲與衛中行書，皆昌黎見道之言，讀者所宜深玩。其謂「造物者……好惡與人異心」，又謂「都不省記」，極似柳州《天說》，而相去千里。蓋彼正言以爲天固然，此則抑揚其詞，以申其合天之義，非正言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。」凡現今之窮通、得喪、壽夭，皆後天

也；其所以窮通、得喪、壽夭如此者，有先天之者焉，非今之所得而預也。若其介福於方來，垂光於後世，則皆現今之出言制行爲之先，則天勿能違也。天時者，天理也。言理則未必其皆時，言時未必有不造極乎理者，猶之言正則未必其皆中，言中則未必有不造極乎正者也。奉天時，則合天矣。合乎天，而窮也，喪也，天也，是其有先焉者之不可知，非今合天之所招也；合乎天，而通也，得也，壽也，亦其先焉者之不可知，而無礙乎今，合天之所兼得也。由後而視今，則今固爲先焉者矣。社稷之子或在畎畝，畎畝之人或在社稷，而在社稷者又或以基德，在社稷者又或以基亂，後者見其然而不知曩之然，則曰天之「好惡與人異心」，又曰「無乃都不省記」，不知天無心亦無省記，唯弗違乎其先焉者而已。必以心語天，則理乃天之心，奉天時，則合天之心誠，奉天時，則窮通、得喪、壽夭，皆非其好惡之所存矣。人心尚非所存，而謂天之心存乎哉！《无妄》曰：「不耕穫，不菑畲。」耕者必穫，然當其耕時無可穫也；菑者必畲，當其菑時無所爲畲也。責穫與畲於耕且菑之時，而謂地之好惡與人異心，抑或都不省記，豈非惑歟？良農耕耳，菑耳，寧有疑地之無穫與不成畲而釋來者哉！昌黎之言截斷先後，專責現今之合天與否，誠達於天道篤行君子也。（同上）

《與衛中行書》、石大任曰：「韓愈謂貴與賤、禍與福存乎天。」以予觀之，貴與賤存乎天可也，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。蓋禍與福在己而已。孟子曰：「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。」斯言也，不特未達昌黎之旨，蓋亦未達孟子之旨也。孔子曰：「夫言豈一端而已，夫各有所當也。」善不積不足以成名，惡不積不足以滅身；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是故靡言不酬，靡德不報，基德十五世而周以興，

基禍十五世而周以廢。要其歸，極而言之，非天也，非人也，己也。孟子之言信善矣，雖然唯高世遠覽之士，乃有以知其信善耳。否則齟齬不合者，又豈尠哉！德莫盛於孔子，畏於匡，厄於陳、蔡，伐樗於宋，不謂之禍可乎？孰求之乎？惡莫過於盜跖，日殺不辜，甘人之肉，竟以壽終於東陵之上，不謂之福可乎？孰求之乎？至若伊古以來，國之蠹，民之蠹，席寵怙侈，取精多而用物宏，而死牖下；或蹈白刃，犯危難，以明君臣之義，父子之倫，而毒苦備嬰，見聞流涕，史冊所載不可勝屈指也。倘所謂禍福自己求之者，是耶？非耶？昌黎曰：「賢不肖存乎己，貴與賤，禍與福存乎天。」未已也，不特禍與福與己無與也。又曰：「名聲之善惡存乎人。」而亦與己無與也，其所以責賢不肖之存乎己者，不亦潔淨而精微哉！若是者，其與孟子同乎？否乎？是《中庸》尚絅之心也，《論語》爲己之義也。倘必與孟子同也，賢者自賢，不以禍而損其賢，不肖者自不肖，不以福而損其不肖。又況福莫大於天下後世皆曰賢，禍莫大於天下後世皆曰不肖，世俗之所爲禍福，又何足論哉！雖然善積而餘慶，惡積而餘殃，世俗所謂禍福者，必兼舉之。特或代異時移，茫昧而不可考，亦或迹泰心奧，潛隱而不可辨耳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，果信也，而謂目前之禍福存乎己則非也。由斯以譚，昌黎謂「窮通之來，不接吾心」，豈不約而易行哉！安在其爲與孟子刺謬也？抑又論之，孟子之言，言有國家者，宜修政刑於平日也，昌黎之言，言人之行己止，當自問其爲賢爲不肖，而不必問福禍也。政刑修，則國家福；政刑墮，則國家禍，皆自己求也。賢者不皆福，不肖者不皆禍，不存乎己也。文各自明，不煩牽合。誠以昌黎之心行孟子之言，左盾而右矛，各得其用也。乃必以孟子之矛，刺昌黎之盾，夫矛之設，豈謂刺己之盾而然

哉！以文害辭，以辭害志，孟子所惡也。（同上）

《與馮宿論文書》 凡有血氣皆有爭心，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。故雖末藝鄙事，欲造其至，皆不祈人之知，而惟求己之是。謂夫己所獨知者，本不得有人知之理也。雖然迨其是也，則必合乎離血氣而存之性。離血氣而存之性，猶與越一人也，黃、農、虞、夏與今一時也；則又人必知之，而不得自終於己獨知之理也。昌黎之於文，於此實深喻之；深喻之，則藝也，進乎道矣。至其以揚雄爲勝《老子》，又述侯芭勝《周易》之語，所謂溺愛者不明。迨其作《送王填序》，述孟、荀而不及揚，則晚年更進一籌矣。（同上卷四）

《答劉正夫書》

聖祖御評：於樸茂中獨見風骨。（同上）

《答呂豎山人書》

唐承晉、魏之後，六經晦塞，昌黎思埽其榛蕪，務張而明之，旁搜遠紹，孤而無鄰。

故每以顏子得聖人爲依歸，則簞瓢自樂爲易易，深悲己之不得所依歸也。其於經生，如殷侗輩，勤繕請問，辭氣加敬；遇山野之士，必設問以觀其成熟與否。蓋可見求其友生以爲錯攻玉，平生殆無往不然歟！設與程、朱生同時，則其所造詣，必更有進。且其《與張籍書》所云，請待五六十然後爲書者，究亦未及作也。其胸中所蘊，「流落人間者，泰山一毫芒」，亦可慨矣。若其裁山人之狂簡，竭益友之直諒，聲出金石，胸羅義娥，又磊落而英多哉！（同上）

《與鄂州柳中丞書》

聖祖御評：談兵事文，英氣勃發。西漢晁錯、趙充國每以此擅長，斯文近之。（同上）

《送竇從事序》

唐室重內輕外，非特輕外也。其遐方邊徼，朝士得罪者乃之官焉。地莫非王土，民莫非赤子，其遠於京師，君相耳目之所難及，則俾牧斯民，撫茲土者，宜較近地有加，意必忠信慈惠，才

行卓犖，世所共仰之人乃宜居之。而以爲罪臣責逐之所，何其倒置也？竇平爲廣州從事，蓋人情所不釋然者，故昌黎文以開之。（同上）

《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》 子貢觀於蜡，子曰：「賜也樂乎？」子貢曰：「一國之人皆若狂，賜未知其樂也。」子曰：「賜非爾所知也。張而不弛，文武弗能也；弛而弗張，文武弗爲也；一張一弛，文武之道也。」唐貞元間，詔正月晦日、三月三日、九月九日三節日，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爲樂，亦古者通蜡之遺意。雖然順成之方，其蜡乃通。若德宗時，叛將強臣羅列天下，及閒暇以明政刑，猶懼弗基，當張而弛，其事不足書也。而彈琴以詠先王之風，如見零舞沂水之意，又可紀也，文意固兩具之。（同上）

《送陳密序》 學於太學，以明先王之經，而惟資以發策決科，其陋出老佛下也。科有不利，則易其業，而他經是習，以此請於博士，又乞文以張之。太學生之於經也如此，賢博士所聞而慙者也。故昌黎曰：「余愧乎其言。」（同上）

《送李愿歸盤谷序》 東坡云：「歐陽公言晉無文章，惟陶淵明《歸去來辭》而已。余謂唐無文章，惟退之《送李愿歸盤谷序》而已。平生欲效此作，每執筆輒罷，因自笑曰：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。」後世遂以東坡言爲信然矣。東坡好滑稽，觀「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」一語，可見蓋自嘆不能企及，乃從而爲之辭耳。豈真唐之文章止此一序也。六一所云晉無文章，止《歸去來辭》一首，亦屬難信。或六一以晉、宋間龍戰於野，其人果賢者，宜皆辟世，若淵明者言而履之，可謂真文章也，是以爲是說耶！（同上）

《送董邵南序》 朱子云：「邵南，壽州安豐人，舉進士不得志，去游河北，公作此送之。公詩有『嗟哉董生行』，亦爲邵南作也。」此篇言燕、趙之士，仁義出於其性，乃故反其詞，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。其卒章又爲道士威德，以警動而招徠之。其旨微矣，讀者詳之。（同上）

《贈崔復州序》 父天母地，子萬民曰「天子」。由血氣而分之，則各子其子；由理氣而分之，天下莫不子也。理氣者，血氣之主，則子萬民者，較子其子爲更切焉，而非虛言其理而實無其事者也。子有不能，呼吁其父母，則行道傷之；民有不能，呼吁其大君，則莫之省憂者，理之不明而道之不行也。惟其形隔勢睽，是以設官分職，大以遞統小，小以遞承大，使萬里之遠，億兆之衆，皆得以情達於天子，天子得以盡其父母之責焉爾。然而龍蛇混雜，蒼黃交眩，大吏欲達而小吏蔽之，小吏欲達而大吏壅之。且大小朋比而專以罔其上，唯身之名位是保，民之性命非所問。於是九重之上，奚翅水旱疫癘之聞，賊民興，良民肝腦塗地，而方且以爲無纖芥事者，史冊所載有不盡，寧有虛哉！成湯慄慄危懼，若將隕於深淵，良有以也。欲爲君盡君道，欲爲臣盡臣道，當於此等文字反復循環，推類以盡其餘，庶幾赤子得養於其父母乎？（同上）

《贈張童子序》 勇力、材技、智慧，皆得乎天而不可強。然而所性不存焉，固無足爲人之重輕也。骨騰肉飛，曳牛磔石，臨死生而狐疑嚙痺，則不如迎風則僵，順風則伏者矣。目覽詞訟，手答牋書，耳行聽受，口並酬應，不相參涉，皆悉瞻舉，以此行其私，而濟其不仁，則不如木僵拙訥無能爲役者矣。人之智慧，何獨不然？下筆便成，過目成誦，又特智慧中之一端耳。佛氏之說曰：「神通本宿因。」亦謂與性無

涉也。人之有勇力、材技、智慧，當思天之生材之難，累千累萬而無一人，務成其美以爲國家之用。己之有勇力、材技、智慧，當知其能飲健啖，無二無別，無足矜者。務力於學，以成其人，毋使斯世目爲尤物焉可也。如張童子者，後乃無聞，徒以十一歲通二經，名於後世。茲榮也，茲所以爲愧也夫！（同上）

《送浮屠文暢師序》 聖祖御評：昌黎力排釋氏，而爲浮屠贈言如此，正《原道》中所謂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者也。（同上卷五）

《送高閑上人序》 昌黎以浮屠氏「一死生，解外膠」，於心「泊然無所起」，於世「淡然無所嗜」，必不能書。是蓋以沉空窈冥爲「一死生，解外膠」也。夫沉空窈冥，非浮屠氏之所許，而「一死生，解外膠」，又非沉空窈冥之謂也。其曰於心「泊然無所起」，非謂其屏聞而去見耶？屏聞而去見，其聞見之根，不增減於毫末也。其曰於世「淡然無所嗜」，非謂其屏聲而去色耶？屏聲而去色，其聲色之陰，仍縱橫於區宇也。明之與暗，猶晝之與夜；晝之與夜，猶生之與死。今將取暗而舍明，則是取夜而舍晝，取死而舍生，但見其惑之滋甚，何嘗「一死生」哉！是卽外膠也，又何嘗解哉！故曰：無內無外，然後膠解；無死無生，然後一如。夫此無內無外，無死無生者，大之爲天地，小之爲萬物，明之爲日月，幽之爲鬼神，見乃謂之象，形乃謂之器，制而用之謂之法，利用出入，民咸用之謂之神。日用而不知者庶民，行著而習察者聖賢，夫豈浮屠氏所得專之者哉！學者牛毛，識者鱗角；識者牛毛，至者鱗角。彼高閑者，固不足以語此也。雖然無邊之不中，無小之不大，一技之末，亦未有不「一死生，解外膠」而能造極者。堯、舜、禹、湯之治天下，不具論。若基之射，僚之丸，秋之奔，曠之音，鵲之醫，藝之所以致